

娘子

炼之蜻蜓 著

爬墙记

你偷偷一挑 我微微一笑
看来这次又走不了
她若真干得好 你陪她去好了
剩我一人自在乐逍遥



花蔻子系列
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
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● 晋江网首创颠覆之作 点击超千万 ●

贞女？烈女？豪放女？统统让开啦！别跟我说温柔装傻是王道，男人就爱不上道。

敢跟小S比嚣张，敢跟赵敏比胡闹。妖女时代，惊心动魄，迎面而来……

爬墙记

娘子

炼之蜻蜓◎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娘子爬墙记 / 炼之蜻蜓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5385-3852-6

I. 娘… II. 炼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1212 号

娘子爬墙记

炼之蜻蜓

作 者: 炼之蜻蜓

责任编辑: 张晓峰 于德北

特约策划: 李希畅

特约编辑: 李晶晶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3852-6

定 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第一章·妖女出嫁 1 /001	第十七章·冲吧小白 /090
第二章·妖女出嫁 2 /006	第十八章·外敌来袭 /098
第三章·白家媳妇 /011	第十九章·高塔上下 /102
第四章·表哥表弟 /018	第二十章·凤凰戏水 /106
第五章·杀夫灭门 /023	第二十一章·魔教阴谋 /110
第六章·幽冥魔教 /031	第二十二章·白家兄弟 /116
第七章·巨斧叛乱 /035	第二十三章·小叔白砚 /122
第八章·火羽凤凰 1 /041	第二十四章·越姬现形 /126
第九章·火羽凤凰 2 /046	第二十五章·针锋相对 /130
第十章·巨斧门主 /051	第二十六章·白府遇袭 1 /134
第十一章·慈笙身世 /056	第二十七章·白府遇袭 2 /138
第十二章·独闯虎穴 /061	第二十八章·迷茫重重 /142
第十三章·夫妻重逢 /068	第二十九章·追女秘籍 1 /149
第十四章·夜袭美人 /076	第三十章·追女秘籍 2 /155
第十五章·姘头一号 /081	第三十一章·酒后之乱 /162
第十六章·妖人四起 /085	第三十二章·吃掉凤凰 /167

第三十三章·慈竺之念 / 174	第四十九章·烟雨重楼 / 265
第三十四章·木鸢失踪 / 181	第五十章·白墨出手 / 269
第三十五章·上房一间 / 185	第五十一章·脱离险境 / 276
第三十六章·寻找妖孽 / 189	第五十二章·同林分飞 / 281
第三十七章·求医之路 / 195	第五十三章·娘子爬床 1 / 288
第三十八章·超级油灯 / 200	第五十四章·娘子爬床 2 / 295
第三十九章·人怕出名 / 206	第五十五章·私奔去吧 / 301
第四十章·镖局少爷 1 / 213	第五十六章·神秘面具 / 310
第四十一章·镖局少爷 2 / 217	第五十七章·左慈再现 / 317
第四十二章·擂台擂台 / 225	第五十八章·冤冤相报 / 324
第四十三章·回魔教吧 / 231	第五十九章·宁弦复仇 / 330
第四十四章·魔教内乱 / 236	第六十章·意外伤患 / 335
第四十五章·妖精打架 / 244	第六十一章·凤凰归来 / 340
第四十六章·教主醒了 / 248	
第四十七章·情敌情敌 / 254	
第四十八章·白墨到访 / 260	

第一章·妖女出嫁1

放眼当今江湖，谁是魔道第一大派？

问十个人，十个人会毫不犹豫地：沧溟水榭。不过第十一个人，也许会说：幽冥教——显然，这第十一个人，耳朵有点问题。

魔道沧溟榜上密密的文字中有这样一行：魔道第一邪教——幽冥教。

所以，比起亦正亦邪，称霸魔道的第一大派沧溟水榭来说，幽冥教也许不够大，可是，它却是货真价实的“魔道邪教”。

知道幽冥教的人，自然都知道幽冥天和极乐天，而知道幽冥天的人，也不会不知道幽冥天护法八部众——和八部众的一条小尾巴。

这条尾巴，就是“迦陵频伽”——宁弦。

【湛州，某（小）帮派】

艳阳高照，晴空无云。天气是温暖的，但是在某个小庄园的院子里，却让人觉得冷意袭人。

起起落落的鞭子声不绝于耳，慵懒而漫不经心的声音正在数着：“七十八，七十九……我说这位帮主，你还没想好啊？这么热的天，你还要我数多久……七十……哎？我刚数到哪儿了？”

靠前厅门口的院子里，摆着一张雕木太师椅，椅中的女子看起来十七八岁模样，身形娇小，一身黑色亮缎的轻装外覆着一层黑纱，衣领、衣摆和腰带处暗潜着绿色的藤蔓纹饰。她长得清秀柔媚，神情慵懒，却隐隐约约透着一丝邪气，在一身黑衣的衬托下，宛如夜里还未完全绽放的花朵，清冽中带着妖媚，令人无限遐想。

她似乎颇不耐烦地想了想：“既然忘了，那就从头数好了——”

“不——不要，迦陵大人，求您放过小儿吧！”

她身旁一个四十岁年纪的细瘦男子满头冷汗，正焦急地哀求，不时看向院子里已经被鞭打得血肉模糊的年轻男子。

黑衣女子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杜帮主，我知道您心疼小儿子，不过幽冥天可不是济世为怀的大善人，您大儿子欠了钱落跑，要么您替他还上，要么……我们也只

能用自己的方法讨回来了。要不回钱，要一条命也无所谓。”

杜帮主很清楚幽冥天是说到做到的，他顾不得擦脸上的汗，绝望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，我一时间到哪里去筹……”

“是二十五万两，请不要忘记利钱。”

在魔教幽冥天面前，哪里有他这种小帮派讨价还价的余地？真是造孽养了那败家子，自己惹祸，还把家里人和弟弟都一并连累！他可以把大儿子扫地出门，但是这小儿子可是唯一的香火……咬了咬牙：“迦陵大人，老夫用本帮的地契作抵押，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小儿！”他赶忙差人去将地契拿来，双手呈上。

黑衣女子瞄了两眼确认无误，犹豫道：“杜帮主，我想您也明白，您这地契就算抵押，也就十万两……”

“是，老夫一定想办法——”

“罢了，”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懒懒地伸了伸腰，活动下筋骨，“这么热的天，我也数累了。地契我先拿回去，你的帮派暂时归附幽冥天，入我的名下好了，这样我回去也好交差。银子慢慢还，什么时候还清了，什么时候还你帮派的自由身。不过在我名下一年，按规矩就要交一年的‘岁钱’，明白吗？”

“多谢迦陵大人！”

“来来，既然谈妥，就把‘卖帮契’、‘卖身契’、‘卖房契’、‘卖人契’都给我签了，我也要回去交差了。”

杜帮主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，虽说这位“迦陵大人”趁火打劫，可是，唯有如此才能解燃眉之急，保下小儿一条性命。如此一来，“迦陵”自然有利可捞，对于杜家，同样是个开恩，杜帮主自然明白。不管“迦陵”是为私利还是一时善意，这都是最好的办法了。

“迦陵”纤细的黑色身影带着自己的属下离开，一个江湖上默默无闻的小帮派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吞并消失了……

【幽冥天·总坛】

宁弦回到幽冥天总坛，左看右看，大殿居然空荡荡的，难道所有的人都跑出去喝花酒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干活儿？

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——就算连她也跑出去调戏良家公子，依然会有一个人坚守职责。

果然绕不到半圈，便看到自己那个身为幽冥天副掌事的哥哥，一身同款的黑色长衫，腰带衣摆处潜着隐暗的墨绿藤纹，冷冽而稳重。

她脸上立刻挂起一副温顺乖巧的笑容：“大哥，我回来了。这是讨回来的账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……”

温顺乖巧的笑容 + 立刻落跑，“那迦王”龙珏不用想都知道，她一定又收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回来。地契，没什么问题，那另一个是……

“让你去收债，你怎么收了个帮派回来？”

背后传来的声音，宁弦开溜的脚步顿了顿，转身边退边笑道：“反正他会还钱……”

“到还钱之前的利呢？”

“他会交岁钱的……”

“岁钱一年一交，不如利钱月月滚不说，这笔岁钱划在你名下，其中近一半都要入你的腰包？”

宁弦已经退到门口，甩下一句：“你我是兄妹又是同教中人，就当给我多个红包又怎样？”人已经跑到门外。

正要开溜，面前忽地白影一闪，一人衣袂翩然，妖娆自生姿的纤挑身子裹在锦白长衫之中，往宁弦面前一站，便挑着如柳黛眉笑呵呵地在她面前挡着不走。

“喂，断弦儿，你家里来信。”

“我家里？”她疑惑了，此人是幽冥天白衣左使木鸢，地位仅在教主之下，什么时候沦为小厮跑来送信了？宁弦漫不经心地拆开信瞄上两眼，便随手揉成一团，丢到身旁的池子里，连个水花儿也没见。

“上面说什么了？”

宁弦看了笑意盈盈的左使木鸢一眼，心想难道这个左使大人这么闲，都没有事情可干，对属下的家书也这么有兴趣吗？

“就那事儿呗。”

“回家成亲？日子快到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那么无聊的事情谁要去。我看他们自从退隐江湖后就闲着没事做，整天净瞎折腾。”

看着宁弦犹不知大难临头的散淡模样，左使木鸢凤目微挑，眉眼一眯，琥珀色的眼珠儿透出掩不住的魅惑，好整以暇地打开折扇道：“噢？说起来，我这儿还有另一封信——龙珏！你家里给你的信！”抬手轻轻一掷，薄薄的信笺破空而去，稳稳地落在龙珏手里——宁弦动作一顿，缓缓转头盯住眼前笑得如魅如惑的美男子，用眼神询问：不会……是她想的那样吧？

左使木鸢一柄扇子欠扁地摇啊摇，然后欠扁地“呵呵……”两声，没有否认。

宁弦见状转身就要跑，身后龙珏已经看完信，如黑鹰一般凌空而来，一把按住她的肩让她动弹不得。同时面无表情地扬了扬手中的信，“爹要我带你回去。”

“大、大哥……”她干笑两声，犹不放弃地想要开溜。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小、小解！”

“跟我回家。”

“我要小解！”

“回家解决。”

“回家解决？会死人啊！啊——”

一身绿纹黑衫的那迦王龙珏一把拎起宁弦夹在腋下，在宁弦的惊叫声中大步走向马房。身后，犹能听到左使木鸢幸灾乐祸的高昂笑声。

【温州】

沈城裘府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颇为正经的生意人家，大概没有人会把这里和魔道邪教联系在一起。可是很不巧的，这里祖上三代都是魔教幽冥天的高级护法，就连一双儿女现在也仍在幽冥天中“位高权重”。

这一对老主人在几年前便颇感“年老体衰”、力不从心，于是卷了一笔“养老费”后从魔教退隐，带着多年以来搜刮的大量钱财和挣来的养老费，回老家沈城建府“养老”，有闲有钱便做起了生意。没想到，凭着他们那多年敛财的功夫，倒做出了点名堂。

于是，世上多出一户裘姓的商家，魔教少了一对倚老卖老的老妖物。

宁弦被龙珏一路横按在马背上，颠得内脏都要吐出来了，下了马回到家，气还没有缓过一口，便被五花大绑捆在椅子上，听候二老发落。

看着笑得一脸奸佞的二老走来，宁弦一阵恶寒——一个明明还差两年才步入四十壮年，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老财主的模样，老气横秋的黄褐色锦缎底子，压了金边和纹饰的财主袍财主帽，还硬留出一把山羊胡子；另一个当年也是叱咤江湖的魔道美女，如今正值半老徐娘风韵犹存，却把自己全身弄得珠光宝气金光闪闪，光那金戒指、玉戒指，一根指头上就戴了仨，活像个金灿灿的活动珠宝架子。

她干干地咽了咽口水：“爹，娘……怎么两年不见，你们这品位……”

“死丫头，你也知道‘两年不见’？”套了三只金戒指被映得金光灿灿的白皙手指，直接戳上宁弦的脑袋，“现在还敢质疑起你爹娘的品位来了？知道什么？这就是生意人的气势，是富贵的表现！”

——这二老做生意走火入魔了？

她干巴巴地笑笑，违心地“嗯嗯”两声表示赞同，裘家娘这才收回她的手指，摆弄着自己刚刚在女儿脑袋上戳了几个小窝窝的修长指甲。

裘爹爹迈着太爷步晃晃地走过来，只缺一个圆滚滚的肚子就完美了，这也是裘爹爹的遗憾，养了几年，还是没把太爷肚给养出来。

“我说女儿啊……爹爹寄了这么多书信，你 just 是不肯回来。还得让你大哥把你绑回来，你眼里还有你爹娘？”

望天。

“死丫头，敢藐视你老爹我！告诉你，如今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都有了，连聘礼也收了——在生意场上可是有‘周家数一白家数二’的说法，嫁过去一辈子荣华富贵！”

“什么好日子，我看你们就是做生意走火入魔，把女儿卖了好拉拢白家！那白家少爷我连面儿也没见过一回！嫁进那种一本正经的人家，我还不得无聊死！以后让他们家里人知道媳妇是个‘魔教妖女’，不吓死他们！”

“你不说，谁知道你是魔教妖女啊？你就是我裘家的女儿！谁家不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别人嫁得你嫁不得？聘礼已经收了，你若反悔，成心让裘家在生意场上站不住吗？”

“我上头还有哥哥呢，要成亲，怎么不让大哥先成亲！这又成什么规矩？”她不顾龙珏在一边瞪她，抬他出来挡驾。

“咱们是江湖人，不讲那么多规矩——”

“刚刚还是生意人呢，这会儿成江湖人了？”

“谁让白家只有儿子没有闺女呢，要是有个闺女，早就叫你大哥娶了！”裘爹爹干脆蹦出实话，一旁杵着的龙珏恶寒了一下，当没听到。

“——还说不是卖女儿？”

裘家娘见裘爹爹越说越不像话，把他往旁边一推，俯身在女儿身侧蛊惑道：“丫头，这白家有儿子没女儿，那是你的缘分。先不说你嫁过去就是个一辈子享清福的贵夫人，单说那白家大公子白墨……”她压低了声音，靠在宁弦耳旁道，“他可是‘天下第一美人榜’上露过头的，怎么样，考虑考虑？”

老娘，你花痴，不要以为你女儿跟你一样花痴好不……要美人，幽冥天和极乐天里一抓一把，就说那天天闲着没事做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左使木鸢，妖娆生姿，怎么看怎么一成了精的千年白狐狸，她就不信有几个人能美得过他去。可是，就她所见，“美人”跟“变态”二字，多半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
连这样都说不动，裘家娘一脸为难，看向裘爹爹——事到如今，婚决不能退！裘爹爹额头青筋浮了浮，突然失控，鼻子一抽，便向堂上供着的牌位扑过去号啕大哭——

“爹啊，娘啊，你们二老看看你们这个不孝的孙女啊——您二老多年来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家乡落叶归根，儿子终于做到了，可是你们这个不孝的孙女成心要败了这个家，让裘家在这里混不下去啊！枉你们那么疼她，不孝啊！”

宁弦无奈地看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爹爹：裘家人这脑袋里断弦的毛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？

哭声震天，整个裘府都能听到，已经有不明情况的家丁在门外徘徊张望。裘家娘嘴角抽了抽，真想把这个丢脸的男人找地方关起来！

“好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”

一个时辰之后，哭声未歇，被哭得头昏脑涨兼耳鸣的宁弦终于没精打采地应道。

人说嫁人是女人一辈子的事，她打小在幽冥天跟那群人胡混惯了，见多了“紧那罗王”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换，“乾闥婆王”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换，左使木鸢那妖孽男人女人一起残害——她不过是嫁个人，虽说她的梦想是嫁个魔道枭雄横行江湖，如今这情况……大不了在白家待不顺心就跑出来，赖在幽冥天不回去，再找个姘头，一样过得逍遥快活。

于是，裘家的女儿，要出嫁了。

第二章·妖女出嫁 2

大红花轿，大红嫁衣，裘家美艳艳的女儿上了花轿。

尽管宁弦一再对自己说，反正总要嫁人的，不过是嫁江湖人和嫁正经人的区别而已。可是一个几天前还在幽冥天跟同教中人胡混的“魔教妖女”，今天却被老爹赐匾一副——生得伟大，嫁得光荣！

白家，不仅在湛州，甚至整个赤南各地都有分处和生意，从朱南王朝起，便是朱南数得上的生意大户。朱南易主，改号赤南，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时，只有周家和白家依然屹立不倒，平安度过。如今天下稍定，新主狠厉，白家倒似有意收敛，开始处处低调，并将生意重心向远离京城的南方发展。

白家有二子，长子白墨，次子白砚。

今日，便是长子白墨迎娶裘家女儿的日子。花轿吹吹打打进了门，宁弦被颠簸一天，在闷热的轿子里已经晕头涨脑，心想着嫁人果然不是人干的活儿，这辈子里是绝不嫁第二次。

她被喜娘牵着，无聊地在盖头的半掩下拜天地、拜高堂、拜夫君，虽说很好奇这个跟她拜天地的人是圆是扁，总算没忘记爹娘的教训——她是来当新娘子的，莫给裘家丢脸。按捺住好奇心，始终微低着头看地。待送到洞房，耳边的吵闹终于安静下来，一切都被隔在门的另一端。

既然嫁了，在白家就要尽量老实安分，不能忘记老娘的嘱咐给裘家丢脸。况且当好乖媳妇，才有更多机会开溜，他日自己回到江湖，也不会让人轻易识破。为了往后的逍遥快活，一点点牺牲还是必要的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凤冠压得头愈来愈重，若不是自己一身练武的底子，真怀疑能不能撑下去。屋外的嘈杂渐渐平静，却迟迟不见新郎露面。宁弦挑了挑眉，她确实是够没常识，不过看起来这个新“夫君”比她还没常识。

屋里伺候的两个丫头也有些局促不安，不时看看新娘子，再张望下屋外，不过显然，她们对此并不显得意外。

很好，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白墨是吧？你不来，姑奶奶我还继续等，当我傻的？

看来，她在白家不会待得很久。

动手揭下了盖头，丫头一慌，忙道：“少夫人……”

盖头之下，露出了一张清水芙蓉的脸，在裘夫人妙手生花之后，掩去了眉目间的魅惑邪气，看起来像温室里精心培养的名种花——要卖出去的女儿，裘夫人自然肯下工夫。

这般娇美的新娘子，却被冷落在新房里，连两个丫头看着也觉得不忍。

“你们来帮我把凤冠拿下来。”

“这……少夫人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难道新郎还会来？”宁弦看了看窗户外天色，两个丫头一阵局促，虽然这不合规矩，但到底是白家理亏，她们也跟着心虚，又不敢违逆了新少夫人，两人动手开始解去凤冠霞帔。

虽然这件婚事宁弦本来就沒上心，可是也不代表她可以被这样晾在新房里——只能够她晾别人，怎么可以别人晾她？这件婚事她已经够不乐意了，难道这新郎官比她还不愿意？

这时房门却被推开，一股酒气随着夜风吹入。

宁弦一转头，就看到一身红艳的红蟒袍，缓缓眨了眨眼睛——来了？那她这盖头要不要盖回去？

显然新郎官对于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已经揭了盖头的新娘颇为愕然，四目相对，一时难以消化地无语中。

盖头已经揭了，宁弦索性趁这个机会将这位新夫君上下打量一番，一身正红的喜服，身材还挺不错，细长高挑，有屁股有腰；至于容貌，不愧是美人榜上题名的人物，似淡墨山水间一道惊鸿，既静且雅，宛若透出画卷的墨香。

宁弦眨眨眼，果然是好人家的少爷，估计挨两鞭子就得厥过去，果然不太适合她……

白墨微微蹙眉看着他的“新娘”，看来对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颇不能接受，却又碍着某个理由而没有开口责备。但是即使不开口，宁弦看着这个把“正经”二字写在脸上的新夫君，再次确定他们绝对不是一路人。

人说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

只是，她不想让白家人说裘家人不懂规矩，于是勾起一抹看似甜美的笑容道：“已经很晚了，我一天颠簸得有些累，想早点歇下，希望夫君不会怪罪吧？”她瞄一眼外面的天色，瞄一眼再瞄一眼——这位小哥，麻烦您看看现在什么时辰，这可不是我的错。

白墨再次蹙眉，对两个丫头道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

“是。”两个丫头赶忙低头退下，房间里只剩白墨和宁弦二人，这个被晾在新房里大半夜还处之泰然的新娘，有些超出他的意料。他的生活一直是严谨而规律的，不喜欢脱轨的事情。

“裘小姐，有些话，在下必须当面跟你说清楚。”裘小姐？他一开口，宁弦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，不过他的声音还真好听，好像清泉流过，她调整了一下坐姿，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，不在意地笑道：“请说。”

这个女子的反应，的确是很令人意外。白墨蹙起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：“你我既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在下自然应当娶你，不过，你不是在下想娶的人，我答应过另一个人，今生绝不以他人为妻。如今在下纵然不得不依从父母之言，但是在下心中的妻，只有一人。这件事错在下，自不会苛待你，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。只希望裘小姐与在下做一对人前夫妻，莫要让二老伤心。”

宁弦愕然地听他把话说完，被这一大堆冠冕的话绕晕了：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用这么一大堆理由来装饰自己要做的事？

她费力地扒拉开一个个漂亮的理由，去看他最后想要的结果究竟是——

“咔”一声，宁弦手指上的一只白玉戒指碎成两段！

——丫的，他想出墙！

“噢……白玉的戒指怎么会这么容易碎？难道是雕刻师傅的手误，有了裂痕？”她若无其事地将碎玉放在桌上，抬头看着他，笑道，“噢，夫君刚才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……”

眼见白墨的眉毛要拧成结，宁弦决定还是不要把他逼急了，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——就是说他又想当奸夫还想做孝子，跟娘子立牌坊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小女子已经颠簸一天，夫君是不是让个地儿，我也该休息了？”宁弦脸上还在对他笑，肚子里却已经嘀咕开了：好个白什么的！姑娘我还没出墙呢，你就先伸枝儿了！

嫁你？嫁你个鬼！你最好从此待在那个女人那儿别来招惹我，否则我断了你的子孙根！

暗中掌风一推，白墨只感觉到一股气流顶着他，一晃，人已经莫名其妙地来到门外，房门在身前无风自关。

宁弦深呼吸几口，冷静、冷静，这里是白家，不是闹事的地方。

她一头倒在床上，闷头睡觉。倒是门外的白墨怔怔地站了半天，这样……就解决了？没有预想中的委屈，怨愤，指责……这个新娘子，看起来比他还急于撇清？

天微亮，宁弦还窝在被子里睡得正香，昨日的两个丫头已经在门口探头探脑。今儿是新娘子入门的头一天，按白家的规矩要早早进去给公婆见礼敬茶。可是新郎官竟然不在新房里，她们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叫少夫人起床。

丫头们还是端了水进房间预备着，才刚放下，就见门外白影一晃，白墨已经走进门来。

这一夜，书房里的白墨无法入睡。对于这个不在他期待之中的新娘，他不是不愧疚的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也无辜。可是昨夜一面，这个新娘子的反应却完全不在他预料范围之内。他不解，看不出她是故作坚强还是生性冷淡。但是他讨厌这种无法预料，他的一切都是规律而严谨的，脱轨的情形，只出现过两次：一次，让他遇上了心仪的女子，

约定一生。还有，这一次……

“啊，大少爷……”

“她呢？”一边问着，人已经向屋里走去，丫头一怔，忙道：“等，等一下，大少爷！少夫人还没……”

显然，她们阻拦得已经晚了。

当白墨走进卧房，一眼便看到床上衣衫半敞，猫儿一般缩成一团的女子，露出一截白晃晃的小腿睡得甜甜。

“大少爷！少夫人还没起床……”

白墨迅速转身，不去看床上睡到衣冠不整的人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已经这个时辰了，为什么还不叫她起床？”

“大少爷……我们以为……”两个丫头委屈地撇撇嘴，床上的宁弦显然已经被吵醒，揉着眼睛爬起来，本已松脱的亵衣因为她的动作而滑落肩头，露出白滑的香肩和一小截青绿肚兜的带子……

白墨刚要转头看她，余光里瞥见的春光又让他又立刻转回头，满脑子都是方才那白嫩香肩和嫩青绿的锦缎带子形成的强烈对比——

青绿的？两个丫头也跟着多瞅了两眼，怎么不是红的？

看到她们的视线，宁弦迷迷糊糊半醒未醒地冲她们嫣然一笑，解释道：“噢，红色的我昨晚收起来了，反正没人看，也用不着。”

——“用、不、着”？这是一个刚出阁的大家闺秀该说的话吗？

白墨忍了忍，看来他这媳妇，娶得还真与众不同！

宁弦这时候完全醒了，才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个男人，她的夫君。今日他已经换下红蟒袍，一身白色长衫，长身玉立，尤其腰部合身的剪裁比昨夜更显曲线，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。

宁弦眉毛挑了挑，问道：“这位相公，我都还没起床，你是不是该等一下再进来？”

“在下倒想问一下，你为何这个时辰还没有收拾妥当？爹娘那边还等着我们去敬茶。”

“这样哦……我看你昨夜的表现，还以为今天可以当我没过门呢。既然如此我要起床更衣了，你是不是回避一下？”她大咧咧地站起来，松垮垮的内衣挂在身上，不用她说，白墨马上抬步走向门外——宁弦冲他的背影暗暗“嘁”了一声，打开衣柜不急不忙地选起了衣服。

恐怕新郎官睡在书房里，府里的人不可能一点都不知情。她若是穿得红艳艳，未免讽刺了些。可是刚过门，怎么也不能穿得太素净——挑来挑去，选了一身浅紫的长裙，外面套一件浅粉色外袍，由着丫头给她梳了美美的发髻，然后用老娘亲授的技法细细上妆，打扮妥当才走出门来。

白墨站在院子中，看着屋里走出来的女子，不似昨夜浓艳红装，而是宛若清水芙蓉，含苞待放。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，看起来脾气也是不坏的，否则昨夜遭到冷落怎会轻易罢休？可惜，自己却要误了她。

白家二老对于这个新媳妇是极满意的，这要归功于裘家二老的大肆吹捧，于是她便成了一个天上仅有地上绝无的乖女儿。

至于两人奉茶来迟，自然要怪罪于那个据说在书房里过夜的白家大公子。

但看白夫人亲切地拉着宁弦的手，看向白墨时却横眉竖眼的——若不是儿媳在跟前，早就教训他了：新婚之夜丢下新娘子独居书房，像什么话！

作为父母，他们当然不会一点也不了解儿子会如此的原因，对“另一个女子”只怕是早有耳闻的。只是宁弦不懂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直接娶那个女人进门，非要促成一对怨偶？

“果然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，见到你娘亲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是个可人的美人。”白夫人由衷地称赞着，宁弦的脑中浮现出自己老娘那副金光灿灿的活动珠宝架模样，着实高兴不起来，只能干巴巴地陪着笑脸。

“弦儿，你嫁进白家，以后就是我的女儿，若墨儿对你不好，有什么委屈，告诉娘，娘替你做主！”

“是，娘。”做主？不必了。她斜眼瞥了白墨一眼，她自己的问题，自然会自己“动手”解决的。

第三章·白家媳妇

白墨早就不见了人影，宁弦晕头涨脑地被白夫人拉着聊了一整天，打小连她娘亲都不曾这般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，好似永远不会累永远不会停。从白墨小时候最后一次尿床到第一次有小丫头给他绣荷包，第一次他自己管账，事无巨细——深闺之中，妇人做三姑六婆是最大的消遣，唠嗑起来自然无敌。

这算是白夫人的好意，想要增进她对白墨的了解吗？

可是她可不可以抓狂啊？

她为什么要听一个跟她无关的男人最后一次尿床是几岁？

从小冷静、自律，外表看起来悠淡怡然，其实骨子里就像有一个精密的机关，永远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轨道启动开合，严格而规律——这就是她从白夫人的话里总结出来的白家大少爷的特点。

天啦，幸亏她不是真的要跟他过一辈子。这种正经男人，她敬谢不敏。

好容易熬到天色将晚，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这种三姑六婆的唠嗑躲回新房去，白夫人一句：“弦儿，家里的晚饭以前都是一家人一起吃的，我也就没单独吩咐厨房给你们小两口另外准备，以后还是一起过来吃晚饭吧。”宁弦直接被打落深渊，嘴角抽了抽，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：“是……娘……”

我的亲娘啊，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

下人很快做好了饭菜，宁弦跟随白夫人来到桌前，站在一旁等候白老爷到来。待白老爷落座，白夫人方携宁弦坐下。

只是一桌上仍空了两个座位，一个是白墨的，另一个应该就是二少爷白砚的。

“墨儿怎么还没到？今天一天都没见他的人，把媳妇一个人搁在这边，自己跑去哪里了？”

“老爷，他就来了，再等等吧。”白夫人又转头对宁弦道，“墨儿的弟弟砚儿在外城打理生意，过些日子回来，到时候就见到了。”

宁弦笑笑点点头，从昨天进门到现在，这个家里给她的感觉除了无聊就是拘束。

正说着，白墨已经走进门来，白老爷口气不善地问道：“才新婚第一天，就把你的新婚妻子丢在这儿，自己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可不是吗，就因为你跑出去，才让“热心”的婆婆二话不说挺身而出陪了她一天——宁弦不满地暗暗瞄了他两眼。

白墨不易察觉地微微蹙眉，接收到她的目光：难道，她跟爹娘抱怨告状？没有理由，她明明答应过自己的。

他并不想轻易去怀疑自己新娶进门的妻子是个背后伤人的小人，但是……

“爹，账房里还有好些事情未完，我一直都在账房。”

“白家除了你就没有人了？才新婚第一天就跑回账房，听了让人笑话，以为白家离了大少爷，其他人都是草包，就得乱成一团！这几天你不用去账房了，在家好好陪着你媳妇！”

白墨并未应声，白夫人急忙打着圆场：“好了，墨儿也累了一天，先坐下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”

白墨看了一眼自己在宁弦旁边的位子，不言不语地坐下来，目不斜视看也不看她——居然藐视她“迦陵”宁弦！

她手里攥着的筷子“咔”一声闷响——

还一大早敬完茶就跑，害得不知道是她陪婆婆还是婆婆陪她“唠”了一天！

“咔”又一声响——

丫你个白什么什么！你若再想跑，姑娘我让你好看！

“咔”——

“弦儿，怎么不吃？是不是菜不合胃口？”

宁弦急忙回神，堆上笑脸：“没事，娘！”她偷偷把筷子扔到桌子底下，优雅而若无其事地对旁边的丫头道，“可以帮我拿根筷子吗？”

白夫人一愣，看向她面前，果然只有一根筷子！哎呀，这成什么话！新媳妇入门，连下人都这般怠慢不小心，说出去让人以为白家欺负儿媳！这罪魁祸首，自然就是那个没有把媳妇放在心上的大少爷！一个被冷落的媳妇，怎么能受人尊重？

白夫人几分不平几分怜惜几分愤怒地在儿子和儿媳间来回扫视，她的儿子从来都是个好儿子，从小懂规矩，守礼，为人又出色，一切，都是从遇见那个女人开始！

一用完饭后白墨未曾久留，早早便要退去，离开没几步，宁弦便追上来。

“你等等。”她在院子里叫住他，白墨停下脚步，却没有回头。

“你娘说让我们一起回去的，是你让我装样子，你自己却先跑？”

白墨疑惑地回头，从她脸上看不出一点勉强或者虚伪，难道真是他小人之心了？

“你昨晚说的话我可以考虑，不过，我有些条件，请你一、一、遵守。”

白墨迟疑片刻，道：“请讲。”

“第一件事，就是新婚期间，你哪里也不可以去，乖乖留下来陪我！”

……好吧，她承认，她有点口误。是“留下来陪我演戏”——可是，也不用眉头拧那么紧吧？以为自己是香饽饽是个人都要抢？谁让她宁可面对这个空有美丽皮囊，性格却很让人受不了的“夫君”，跟他大眼瞪小眼，两看两相厌，也不想再去跟婆婆“唠嗑”。

不过显然……白墨是无法了解的。